



庄慎在叁见咖啡馆，一个由包括他在内的数十位建筑师联合参与打造的主题休闲空间

# 庄慎

## 改变的日常，建筑学的另一种可能

撰文：蒋茵苜 肖像摄影：祝君

“日常事物中包含着最为深刻的秘密。”

——罗宾·伊文思 Robin Evans

### 短暂的房子

2009年，离开合作了近十年的同学兼朋友，庄慎把新的工作室搬进了长顺路上一片普通的居民社区里，就此与卖化妆品的公司和群租屋里各式各样的房客们隔墙而居起来，就是那种极容易想象的老式居民区，一个太阳底下坐着几个老年人热热闹闹打麻将，油饭烟火混杂的市井与日常戏剧每天都在上演的场所。办公室需要多转上几个堂口才能找到入口，空间来自对一间和社区同龄的托儿所的改建，托儿所在老龄化严重的住区里因为新生儿数量的减少而变得无用、不复生气。建筑工作室搬进去的第二年，撒下去的植物开始慢慢长开了，再后来，植物们长势大好，庭院、墙体、台阶，绿色的，全部爬了遍。

“那个地方，真的种什么，什么活”，庄慎在咖啡馆里的沙发上坐下来的时候，其实他所说的一切，包括挺好吃的野葡萄、疯长的凌霄花，以及修剪不完的爬山虎墙都已经消失了，在不久之前，连同高空抛下的一包鸡骨头、顽皮的小男孩从院墙外丢进来的那块板砖一起，都不见了。工作室租用的托儿所重新被业主召回，目前，它的命运正面临着再一次的改造，成为服务社区的老人院。

“我原来也觉得很可惜，但……可不就是这样吗？”上一刻或还带着点惋惜，下一刻，庄慎已经由被动变主动，开始接受事实，总是这样刚刚安定下来，又开始折腾，“生活不可能一成不变吧！”他说，建筑也是一样的，作为建筑师，他接受这样的改变。

“短暂的建筑对我们自己特别有意义”，两年前，庄慎为朋友设计了一个庭院，这是他近期偏爱的个人作品，56个平方米，21天，从设计到完工，它原本是一个猪圈。

双栖斋，远在陆巷古镇的热闹之外，愿意走点远路上山摘橘子的游人偶尔会经过，但仍不太易察觉到它平实的存在。双栖斋的外墙是不经心的涂白，有些部分索性裸露着砖的旧色，几个刻意刷成的黑灰色方块，仿佛是由想象得来的窗，经过一处小门进入的是一个四面封闭的小院子，唯一的光源是一个朝向天空的开口，一个不规则的椭圆形天井，光影相投，院子里生活着两棵树，一棵橘子树，15年，一棵楝树，20多年，繁茂的枝干环抱天空。“一花一世界”，树，是对世界的隐喻，也是对生命的隐喻。

“它很粗的，但是它是很精确的。”庄慎说。

建成后一年，双栖斋旋即由原来的主人转卖，到现在大致也已经变得面目全非。“既然那么便宜，为什么不买下来呢？”这样的想法在庄慎的脑海中也许曾经出现过，但至多是一个闪念，很快取而代之为一种自我说服，“为什么非要我的建筑保持原样呢？……其实不一定。”

“我们的爬山虎还可以再种回来”，庄慎继续去设想下一个新的工作空间，愉快地带着乐观主义者的轻松。在这个话题之前，他才刚说起过他的那些植物们：譬如，上海歌剧院南面院子里一棵特粗大的银杏树，还有一棵玉兰树，始终没能种活的蔷薇花、结了蒂的丝瓜，从墙根拔过来的葡萄树后来竟然长得很好呢，有意从马陆移植来栽的葡萄树却长不活，它们都曾有过短暂的茂盛。

双栖斋的主人也是两棵植物，庄慎有意要在不规则的屋顶下面留出一根瘦弱的柱子，他说这是一个很个人化的想法，他并不想让新生的建筑成为主体，去包围原本属于那儿的两棵树，两棵树平时也许很孤单，需要有个伴，“有了这个很无聊的柱子，扰动一下空间，就会有平等的活力”，说到好玩儿处，他笑起来。





基地面积：3000m<sup>2</sup> 设计时间：2012 建成时间：2013

那里本来是个废弃的蚕场，运营者的目标是想要实现城乡互动，通过对废弃的场地的再利用，活化这里的空间。作为先期处理空间的一个策略，设计的策略是建造一系列的“竹棚子”，希望能够用这种方式把零散的室外空间提升融合，摆脱没有秩序、消极的感觉，使得户外空间成为发展的一个依据。建造竹棚采用了当地盛产的竹子，民间简单实效的建造方式以及与功能相应的临时性策略。（摄影：唐煜、庄慎，由阿科米星建筑事务所提供）



建筑面积：274.7m<sup>2</sup> 规模：230m<sup>2</sup> 设计时间：2012 建成时间：2014

衡山路890弄8号楼原为三层砖木混合结构洋房，该建筑的外立面改造设计为衡山坊历史街区改造的一部分。8号楼原建筑表面被设计为一层有“新旧质地的包裹”。旧的“包裹”材料是青砖，而新的这部分使用一种“发光砖”——在白天，两种砖的色彩和质感基本一致，微有差别，整体形成传统砖砌建筑的朴素氛围；在晚上，一部分发光的砖打亮，穿插在实体的青砖中间，形成全新的建筑体验。该设计通过会发光的“砖”创造了商业建筑的独特体验，提出了对当代城市环境中普通商业建筑日常不断变化属性的建筑学思考。（摄影：唐煜、王骏彬，由阿科米星建筑事务所提供）

## 城市建筑师

庄慎出生在1970年代的苏州吴江，江南水乡的城市地理是他熟知的，在他成长的空间记忆中，读过书的地方都曾经很美好：读小学的震泽古镇、苏州中学，到观前街吃碗热汤面的一路上，尽管没有什么新房子，依然会觉得有趣，那会儿连苏州人都不爱去的江南园林，直到，舟楫时代的市镇被宏大的城市发展计划改变了命运。

1997年，正值大批量的新建筑在中国的城市里生发，“要创造一种同质的环境，一种完全现代化了的空间，其中不留一点旧世界的痕迹”——城市空间的拓展涌动着浮士德式的热情和不安，刚刚从同济大学建筑系毕业的庄慎进入高负荷作业的设计院工作，也因此获得独立控制大型项目的机会，迅速完善未来能作为一名执业建筑师的专业技艺。他怀念那段极度忙碌和焦虑的时期同时赋予个人的机遇，因为现在的年轻建筑师已经不太可能再有同样的时机。

“我们生活的世界变得越来越碎片化，这 and 现代性有关，今天的建筑师可以设计出各种类型的建筑，功能像是可以被发明出来一样，人们往往听到多样性，认为是好的”。一旦从建筑师个人化的身份跳出来，庄慎意识到任何个人化的东西都可以被编织到大众文化里，被消费掉。

在庄慎的工作经历当中，接触过不少改建设计，作为鲁莽和过速的城市扩张时期的遗留，有些并不是针对历史建筑，而是对城市的新建筑甚至是尚在建造中的建筑进行改建。“城市在极度扩张之后一定是向深度的发展，像上海已经是这样，城市化进程太快给城市空间遗留了很多问题，需要有人去关心城市化以后的事情。”行动派庄慎不愿意谈论纯粹的理论，他和他的团队游走于城市，从观察日常的民间建造开始——一种低价、快速、有效、功能，和学院式的建筑学相区隔的方式，以此反思疏离大众的建筑学。

这两年，工作室经手的几个改建项目凑巧都发生在江南一带的古镇，和在城市里做建筑繁复的过程不同，民间的建造更直接、快速、现场感，用乡村的方式造房子更不需要那么多的图纸。“完全是和农民一起造房子，你会看到，建筑师像导演一样在指挥，”乡村的建造过程很好玩儿，“那其实不是我们感兴趣的，我们感兴趣的是城市，”庄慎重申自己真正的立场——是城市建筑师，“但这些乡镇的实践非常重要，它给我们后面处理城市建造确立了一个感性的认识，检验了民间的日常建造和建筑学的技能是可以没有鸿沟的，可以在一起运用得很好。”

## 改变的混合设计

从一长串的建筑设计师履历来看，庄慎几乎是多种建筑类型都可以胜任的建筑师，无论是城市还是乡镇，既能做“高大上”的大体量：中德学院、青浦私营企业协会办公与接待中心、嘉定新城展示馆、嘉定区博物馆；又能做接地气的文艺小营造，在老仓库山墙基础上加建的芦墟“上下居”，沿河的居室开间只有2.4米；当然还有更微小的设计：譬如给“杳晃”咖啡馆做一把椅子。

这间“杳晃”咖啡馆所在的溧阳路，就像是那种能让庄慎产生兴趣的街区，它处在一片历史街区的边缘，有着新老建筑的并置与混杂，沪上著名的一处民间搭建“鸽子屋”就在不远处。咖啡馆由庄慎的两个建筑师朋友合开，平常是圈子里的朋友可以聚在一起玩儿、聊些八卦，顺带再聊点儿建筑的地方，开幕的时候，每位设计师都接受邀请为这个空间做一个实用的小作品。

眼前的几把椅子和它们所在的绿色空间名作“浮现”，是咖啡馆尽处的一小条展示空间，空间的界面是一堵五颜六色的墙体，大小不一的木质旧窗框拼贴在一起，其中有些可以打开，庄慎从老城区的拆迁现场以非常低廉的价格收购过来，经过重新组合，过油漆，成为咖啡馆里的新墙。圆形高脚椅的一部分被刷成和墙体一致的绿色，另一部分继续保持原木的颜色，两种颜色在看客的眼中表现了一种虚拟的明暗关系，而庄慎觉得这样做，椅子们看起来会比较“隐”，绿色很随意，“总之，是些很轻松的小东西”。

“这些东西表面上差别很多，其实背后的逻辑是一致的，是一种手法的混合使用”，庄慎所指的手法，来自对苏轼的诗学理论——“反常合道”的建筑学引申。“诗歌与建筑，都是在表达一种关系”，读研的阶段，庄慎开始研究中国园林，传统的建筑形式之下，时间与空间和情感的关系。“建筑不是一个孤立的事情，建筑师是一个能让建筑和环境一起形成一种崭新关系的人，揭示出环境的意义，这样的建筑就很容易成立，形态看起来是很多变的。”

“这种手法，很微妙，不容易被传播”，1980年代的中国建筑师当中对传统和设计的结合曾经有过成功的尝试，然而，他们的手法很少被延续，在庄慎看来，更重要的原因是很快进入了一个快速生产房子的时期。“中国遭遇的情况没有任何国家的经验可以复制”，在这种情况下，既不需要神化过去，也不用太悲观，因为“那种思考会是一直在的，有一天还会回来”。

今年四月，庄慎作为建筑学术旅行向导飞去了斯里兰卡，目的地之一是科伦坡以南60公里的卢努甘卡。卢努甘卡的花园在一片海岬和蜿蜒的山丘构成的热带景色之中，原野中的赞美诗——花园的所在曾经是一片废弃的橡树林，五十余年来，它的主人——已故建筑师杰弗里·巴瓦持续设计和建造了它。建筑评论家常把杰弗里·巴瓦归类为热带现代主义者、乡土主义者和地域主义者，但巴瓦本人认为无法用类型步骤去解析建筑。

“我们建筑一直在被改变，好像没有永恒的东西。不知道他修改了多少次，但巴瓦从来也不做记录，也不需要记录，非常日常化的呈现，地域化的建造，他以一种极高的个人品味混合了各种风格，非常不一样的现场体验。”庄慎称之为一种“非识别的体系”，最早，庄慎是在一本读物上注意到这位阿卡汗建筑奖终身成就奖的获得者，继而意识到那种无法被归类的混合体系与自己一直以来关注的事情有关，给工作室取名“阿科米星”的寓意，即建筑Architecture加上混合mixing的音译，含义为“混合设计”。

在庄慎观察的城市日常当中，民间的建造很混合，但是很难进入建筑学的讨论，似乎没有建筑学讲求的可交流的艺术性，“大家往往会忽略日常搭建背后的力量，杰弗里·巴瓦的案例就是这样的示范，一种混合体系、拿来主义式的自我更新，证明也是可以有高的艺术性的。”

每次在大众媒体上出现的时候，庄慎总会提前注意一个细节，避免去使用一些艰涩的专业词语，尽管有时候观众仍然有不明白的地方，“建筑师是距离大众很远的一小群人”，从朋友的视频网站上，他特别留意到大众对于建筑的关注，只是占据很小的一部分人群，如他一直所说的，这种距离不仅仅在于专业技艺的狭隘限制，“今天中国的建筑师，其精神与社会、大众之间的疏离也越来越明显。”

消除这种隔阂，在中国现实中关心普通大众，乐观主义者庄慎正在做着这样的尝试，“中国快速城市化形成的状态，通过实践应该是可以产生建筑学新东西的。”

### 庄慎

1971年出生于江苏吴江，1997年硕士毕业于同济大学建筑学院，同年入同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任建筑师，2001年成为大舍建筑设计事务所合伙人，2009年创立阿科米星建筑设计事务所，作品曾获得美国《商业周刊》、建筑实录评选的最佳商用建筑奖、WA中国建筑奖佳作奖、CIOB英国皇家特许建造学会施工管理杰出成就等荣誉。